

山荣儿 编选
I Borrow Your life Only for a while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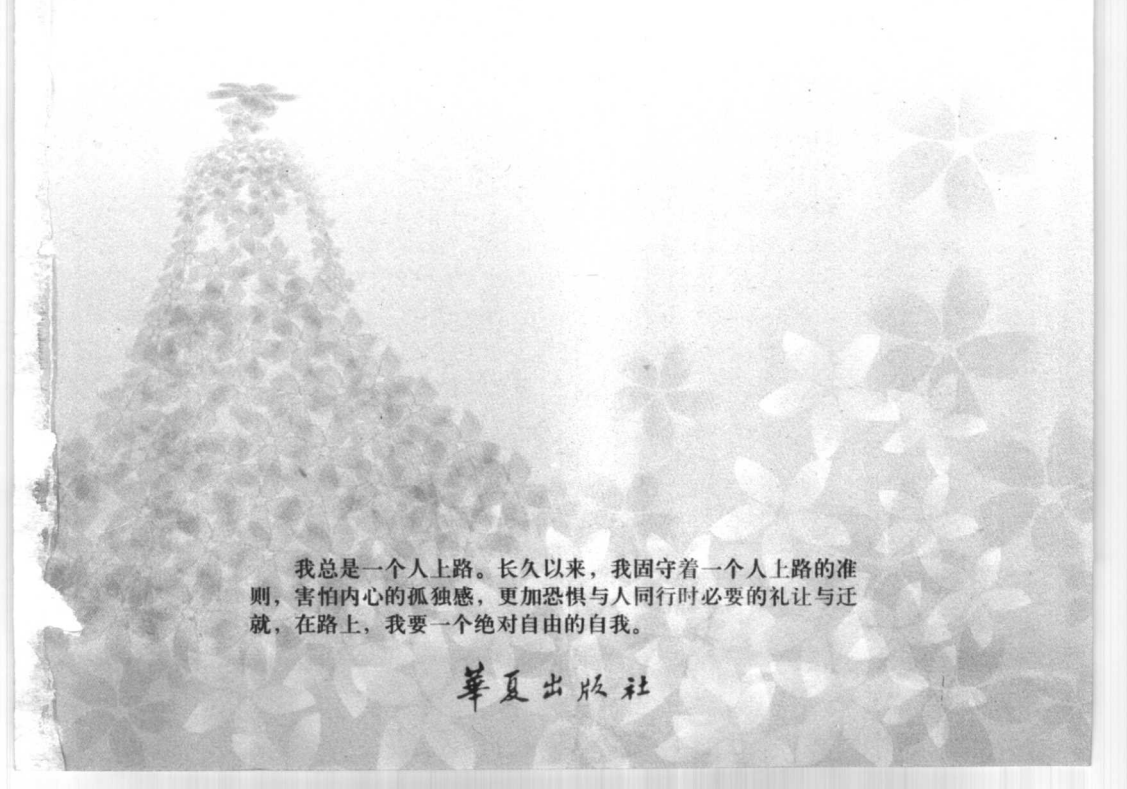
你的一生 我只借一会儿



我总是一个人上路。长久以来，我固守着一个人上路的准则，害怕内心的孤独感，更加恐惧与人同行时必要的礼让与迁就，在路上，我要一个绝对自由的自我。

华夏出版社

山菜儿 编选
I Borrow Your life Only for a while
**你的一生
我只借一会儿**



我总是一个人上路。长久以来，我固守着一个人上路的准则，害怕内心的孤独感，更加恐惧与人同行时必要的礼让与迁就，在路上，我要一个绝对自由的自我。

华夏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你的一生我只借一会儿/山荣儿编. —北京:华夏出版社, 2004. 6

ISBN 7-5080-3514-3

I. 你… II. 山… III. 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058081 号

你的一生我只借一会儿

山荣儿 编

责任编辑: 韩 平

装帧设计: 房 子

文中插画: 孙晓萌 易 晗

出版发行: 华夏出版社(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:100028)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建筑工业印刷厂

版 次: 2004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

2004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 880×1230 1/32 开

印 张: 9.5

字 数: 145 千字

插 页: 2

定 价: 16.00 元

本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,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

目 录

第一辑 你的一生我只借一会儿

- 失恋亦会美丽/3
 有一种爱情叫毒药/7
这样的失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/11
 有一个故事/15
 等待/17
很久很久以前就曾对你说/22
 简单故事/28
 你的一生我只借一晚/34
 茶蘼花开/38
 那块灵牌/44
最远的距离，最近的距离/46
 没有烟抽的日子/50
 未曾深爱已无情/59
 到结婚的时候分手/64
 我的爱情没了/70
 好心分手/78
 对他有话说/81
 依旧是那个红尘/86
天上的鸟和地上的影子/93
爱你，是因为你不爱我/98
 转身后的夏天/102
 自彼遇到你/111





第二辑 天空中那让我们久久徘徊的飞鸟痕迹

- 写耳朵的歌曲/125
人生若只如初见/129
等待是一生中最初的苍老/135
失恋，好像也没那么苦/139
失恋男人的内心独白/141
把微笑留给伤你最深的人/142
从前是一场玫瑰灰/144
一朵沉落半朵浮/149
那年留香/153
忘了忘记/156
你离开的第28天/160
这样着，这样着/162
暗夜的脚步/165
我的温柔是一场暴力/167
回忆是我美丽的痛/171
告别了，我最爱的人/175
长得很长很长的头发/178
当现在遇到从前/184
生如夏花/187
最起初最起初的寂寞/190
你，我和活在空白里的几诺/199
能够责备风才能责备爱情/203
道是无情/210

第三辑 你比爱重要

- 失恋完全手册/215

失恋真的会很疼/219
失恋之后的自处之道/222
告失恋兄弟书/228
失恋鲫鱼：送给天下旷男怨女/230
失恋病一月疗程/232
给失恋的人开剂良药/238
失恋的自救法则/242
名人们的失恋/243
失恋后如何消除心灵创伤/246

第四辑 忘断红尘，原来斯爱如斯

夜语一二/249
失恋失去的只是懦弱/255
失恋的八大好处/258
当你爱的人，不爱你的时候/264
朝朝误妾期/267
狗尾巴花的记忆珍藏/271
不能扯紧的风筝/273
一个人的天荒地老/277
不共红尘结怨/281
爱情最终会输给时间/283
爱情，泛滥如斯/286
爱情中的谁和谁/289
爱情，男人的存折本/29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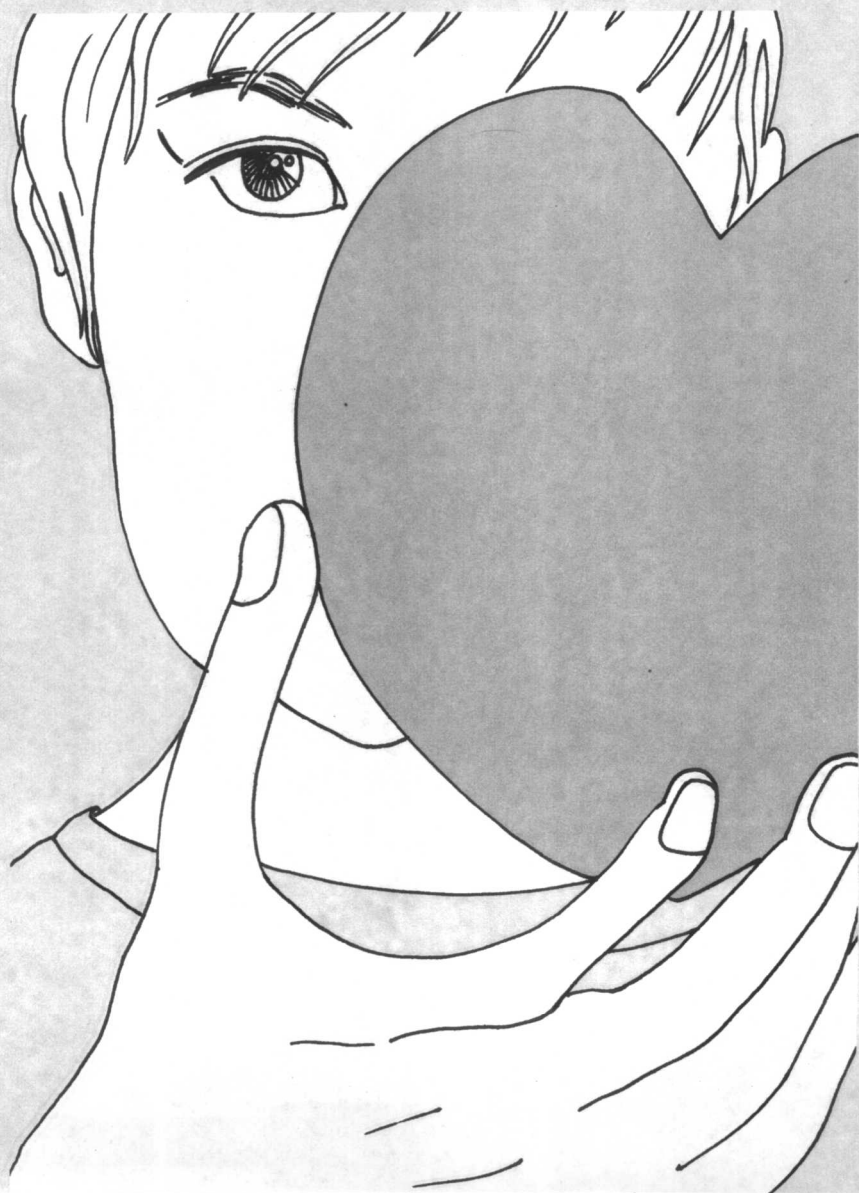
Send me a short while in your whole life



第一辑

你的一生我只借一会儿

我们的人生中总会发生一些故事，用来回忆，用来祭奠，也许，那是一种叫做爱情的东西……



失恋亦会美丽

湘菡：

见信好！刚刚收到了你的来信，在信中你提到了那段过去的岁月，提到了你的章，也提到了你心中的放不开。你问我，身边的男孩可有谁拨动我的心弦；你问我，最终会花落谁家……放下信，我闭目而思，想起了许多过去的，还有正在进行的事情。

湘菡，我终于知道，人是可以爱很多次的，一生只爱一次而又成功是一种很奢侈的幸福，我没有。从阿志到彦德，惟一不变的，是爱他们时的快乐与焦虑。对彦德的爱少了初恋时的乍惊乍喜，少了初恋时的神秘，因为我毕竟在和阿志的那次爱情中成长起来了，只是或多或少而已。爱了阿志五年，曾经怨恨过他的无动于衷，然而却在七年后的一天，听到他说他曾嫉妒，我忽然觉得从前的每一分付出都是值得的，何况静下心来想，他也曾陪我走过，只不过是和他自己的方式而已。

今天，再听童安格的《其实你不懂我的心》，想起多年以前，阿志曾经在我的本子上写下同样的一句话；想起多年以前我说要举家南迁时他的感伤；想起他曾经温柔地执我的手……想起许许多多，想起数月前，他曾在电话的那头悠悠地叹气：“这么多年，你还是没有变，还是那样的感情丰富。”复杂的语气让我告诉自己，也许不是不爱，只是无法负担我的深情。

那么，还有什么可以计较的呢？我爱过，或许还被

Send me a short while in your whole life





爱过。至少，我们曾心意相通过，至少他给过我快乐。虽然没有天长地久，虽然没有山盟海誓，却依然刻骨铭心。我的初恋，虽然只是一个失败了的爱情故事，在我的记忆里却依然那么的美丽。失去的，只是我以为会存在的一个结果而已，可留下来的还很多。曾经想过，如果不是在那样的一个时候相遇，如果不是在那样的一个时候爱上阿志，也许一切就会不同，可是，毕竟没有这么多的也许。

失去阿志后，我认识了彦德，然后又别离。我曾以为不会有重逢的一天，却还是重逢了。终于到这么一天，我可以和他快乐自在地相处，我告诉自己，我还有彦德，虽然不知道与彦德会是怎样的一个过程与结局。在他刚刚知道我对他的感情时，我甚至不敢去想他会有什么样的反应，也许等待我的依然会是一个很不好的结局。我为此焦虑过，寝食难安过，直到给你写这封信的数日前，彦德告诉我，他把我当做很好很好的知心朋友，永远的。我知道，我又失恋了。想哭，泪就在眼眶里转，但却落不下来。我从不知道自己可以那样的坚强，没有哭却带着笑对彦德说：“有人说如果她是男人，一定死打烂缠把我骗到手。就你，真是没眼光。咱们俩一个没眼光，一个没福气，还真是志同道合的好朋友。”

曾想过千百次，这一次，如果我失恋了，一定会哭。尤其在这样一个季节里，我早已心力交瘁。然而终究还是没有。不是爱得不够，只是，在刹那间我忽然觉得，我不一定要哭，因为哭并不能让我改变已经发生的一切，所以最终我选择坚强。我告诉自己，和彦德虽然还只是一个有缘无分，但同样的，我爱过，我和他在一起时也快乐过，虽然也同样的没有天长地久，没有山盟海誓，

但也同样的刻骨铭心。我知道，我付出过；我知道我爱过；我知道，我为他美丽过。那么，还有什么可以计较的呢？

我的爱情虽然总是无花无果，但毕竟仍然带给我很多。哭又有什么用呢？它既不能带给我阿志，也不能带给我彦德。似乎将自己说得太过坚强了，然而这几日我却是真的在努力让自己过得更好。我翻出最好的茶叶，泡最香浓的茶；我翻出最好笑的小说，看最美丽的结局；我用我最好的口红，细细描绘我的唇；我甚至买一杯咖啡，在麦当劳里坐一下午，对着窗外来来往往的人……

没有想当然的憔悴，我依然如故。最后，我终于知道，其实失恋的时候，我依然可以很美丽，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美丽。

湘菡，我是不是和以前不一样了。曾经那样认死理的一个人，仿佛就在刹那间开窍了一般。我告诉自己没有什么无法放下的。真正失去的，只是自己曾经想当然的一个结局而已。我没有理由，为了一个与自己预期不一样的结局而痛不欲生，而消沉。

湘菡，我说了这么一大堆，聪明如你，也应该知道如何对待曾经与章的那段往事。我不想说，你和章之间只有短短的几个月，因为我知道感情是没有时间长短之分的。但，我只想告诉你，无论是阿志，还是彦德，他们俩任何一个，我的用情都不会比你对章浅，现在我都可以走过——尤其是在连连地“打击”下——那么你又有什么不能的呢？

湘菡，我还记得当初认识你的时候，你睡眼惺忪地对着还很陌生的我大喊：“到我这里坐会儿！”那份随性





一直是我最珍惜的。后来的日子里，我们逐渐彼此了解，彼此知道两个人都是一副潇洒不羁的模样，骨子里却都是至情之人，都是将感情看得很重的人，都是感情很纤细的人……也许就是因为这些，注定了我们的感情路不好走，但是湘菡，我们在长大，逃避与悲伤不再应该是我们惟一的武器。已经失恋了，已经成为事实，已经成为过去，我知道不能忘怀，我也不会忘怀。偶尔，我也会因为回忆起过去一个小小的温馨场面，而快乐，而微笑。虽然过去，但还是有温暖。所以，湘菡，我没有叫你刻意地去忘记什么，我知道因为失去，所以才会伤感，所以才会有失意，但不能将自己永远困在其中。所以告诉自己不再伤心，让美丽留下，伤感与失意，就让它启航。

真的，湘菡，相信我，失恋的时候真的可以一样很美丽。看看天，看看人，看看一切，其实一切没变。

我的心，你读懂了吗？不要再给我“凄美的微笑”了吧，你那爽朗的笑容，仍跃动在我的记忆中，真的很怀念。祝笑容依旧！

有一种爱情叫毒药

洁尘说得好，男人和女人，根本就是两个不同物种的生物，他们之间不是猫和猫的关系，也不是狗和狗的关系，而是猫和狗的关系。你能指望一只狗为一只猫做什么呢？一只狗又能在多大程度上明白一只猫的心思呢？

多年前，一个大学同学到我的家乡玩，走在苗山侗寨的羊肠小道上，我吓唬他：“别东张西望，苗民善放蛊，他们若看上你，会给你放蛊，到时我救不了你，你只好乖乖上门做女婿。”蛊，一种毒，一种只有制造者自己能解的毒，而中了蛊的人丧失一切意志，听命于放蛊者。

看完洁尘的第二部长篇小说，我的第一个念头是，这里面的女人都中了蛊。那时，这部小说还没有确定的名字。当我后来看到“中毒”这个书名时，我拍了一下桌子，因为这个名字比“中蛊”这个说法来得更狠：没有人放蛊，没有人想蛊惑女人，是女人自己在制造事件——她们一边精致地、神经质地制造着蛊毒，一边温柔地自己饮下它，脸上带着某种自虐的屈辱的快感。更要命的是，这毒根本无药可解。

这样的中毒，要更悲哀些，或者说，更卑微些吧。就像洁尘说的：这篇小说描述的是一种不对等的情感关系。再说得刻薄点，就是单恋。

两个女人，一个执着，一个纠缠；执着的如怨鬼，纠缠的如毒蛇。她们都爱上了冷血的有沟通障碍的男人

Send me a short while in your whole life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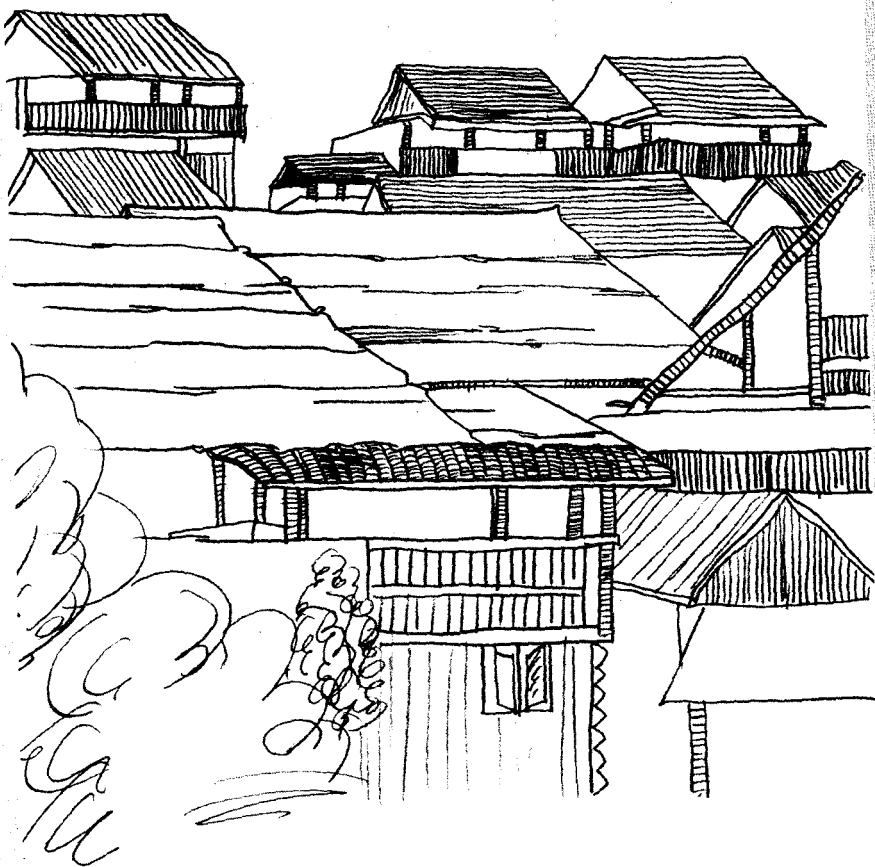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她们总是爱上冷血的有沟通障碍的男人。她们一厢情愿地、数十年如一日地将她们的爱情倾倒而出，不管对方有无回应，不管对方愿不愿意接受，不管对方是否厌恶她们，不管她们的表现多么像一个泼妇。她们已经病入膏肓。

这是两个单恋的女人的故事。这两个故事几乎毫无因果，它们以接近两条平行线的方式叙述，只在最微小和最不引人注意的地方悄悄串联。在它们连通的地方，如果你是个女人，你会悲从中来，因为这时你发现这两个女人身上似乎流露了女人某种共通的天性。我想这就是洁尘的意思：再强悍的女人，再冷静达观的女人，不管她是何种职业，不管她是什么性格，她们都或多或少逃不出这种在爱情中受伤受虐的宿命，她们自找、制造这种宿命，女人在爱情中就是这么下贱。

读《中毒》，我的心情很复杂。一方面，我只能用“哀其不幸，怒其不争”来表达我对这两个女人的“愤慨”之情；另一方面，我在小说中发现了那么多隐约的熟悉身影和感受，我知道洁尘的描写有多尖刻多深入。你对她们有多愤怒，她们就有多真实。

“她们”，就是被男人们称之为“爱情原教旨主义者”的女人——“爱情原教旨主义者”这个词，是我新近从一次“男巫聚会”中听来的。在那次聚会上，我听四个男人诉了一晚上的苦。他们眼里含着泪花，分别倾诉了自己受几个爱情原教旨主义女人精神折磨的血泪史。其中一个说，“我前天晚上已经写好了遗书。”他的女朋友三个晚上不准他睡觉，他一睡着，就用冷水把他泼醒，到后来，更要点上煤气与他同归于尽，“仅仅因为我有几天回家晚了，或者多看了别的女人几眼。”这样的事经常

有一种爱情叫毒药



发生，“我现在已经不奢望什么爱情了，我仅仅希望有一张平静的书桌”。一张平静的书桌，自“五四”以后，我们的年轻人又一次发出了这样的呼喊。

这样的男巫聚会，和我们的女巫聚会又是多么相像。所不同的仅仅是，女巫聚会中，女巫们忙着控诉的是男人，而男巫聚会中，男人们忙着控诉的是女人。

对这样的场景，我们还能说什么呢？还是洁尘说得好，男人和女人，根本就是两个不同物种的生物，他们之间不是猫和猫的关系，也不是狗和狗的关系，而是猫和狗的关系。你能指望一只狗为一只猫做什么呢？一只狗又能在多大程度上明白一只猫的心思呢？

在这本书的后记中，我看到洁尘这样说：“跟《酒红冰蓝》对于性别的中立态度以及平行叙述不一样的是，在《中毒》里面，我完全采用了女性视角，从女人这一方来看待男人……”是啊，小说中那些刻薄泼辣的女人言语和小小心眼儿，真是让人又叹息又过瘾，尤其是看到她们用自由女人那种特有的聪明劲儿贬损男人的时候，真是痛快之极。相比之下，在聪明和刻薄方面，男巫聚会中的男人们显然还是不够精彩的。

这也是我们要看《中毒》的原因。

和《酒红冰蓝》相比，这是一次更自觉的写作。在这次更自觉的写作里，我看到洁尘斩断了她最后一根抒情的神经。

这样的失恋也没什么大不了的

扁豆当年窝在被窝里看言情小说的时候，压根儿没想过自己长大后可能会沦落到没人要的凄惨局面。可现在她快 22 岁了，还仍是小姑独处、待字闺中、无人问津。

这一事实对于一个看了近 12 年言情小说、感情丰富、并且自觉可爱的女孩来说，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。

扁豆并不想当老处女，不想当高龄产妇，不想当单身贵族，不想当同性恋。她没有什么伟大的理想，只希望在有生之年谈大于等于 1 次恋爱，希望有大于等于 1 个属于自己的小孩，希望有 1 个健康快乐的家。

痛定思痛之后，她决定主动去找一个人来谈恋爱。“时间过得太快了，一眨眼我就 22 岁了！”在给一个男孩写情书时，她忍不住停下来感叹道。“如果 24 岁结婚是晚婚，那我 22 岁谈恋爱岂不是晚恋？”

“油菜！昨天我给你写了封信，想请你看一下！”食堂里，油菜听扁豆说了两遍后才反应过来。

这也不能怪他反应迟钝，如果一个与你同学了 3 年、却从没和你说过话的女孩，突然在你四平八稳地坐着，边吃晚饭边看电视时，跑到你身边叫你的名字、与你说什么“写信”、什么“看一下”，那是应该确定一下她到底是在说什么。

坐在油菜对面的韭菜看着远去的扁豆的背影低呼了一声：“哇靠！扁豆不会给你写情书吧！”

那边刚反应过来的油菜又被吓了一跳：“糟了！那我

Send me a short while in your whole life

